

每月文庫之一

未明集 田間作



1935

羣衆雜誌公司發行

田間：

未明集

未明集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田

問

出版者

每月文庫社

發行者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印刷者

競新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分店

上海四馬路中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南京 北平 杭州

版權不
所准
有翻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一日初版

——一〇〇〇冊

序

王淑明

首先我得聲明一句：我對於詩是外行。

不過外行亦有他的好處，那就是不會拘於成見，可以從較客觀的見地說話。

對於新詩的出路如何？最近又似乎引起熱鬧的討論了。北方有一班學者，爲了詩壇的不振，很想起來作一個復興運動。他們說：自由詩的形體，經過了這幾年的試驗，已看出走近牠的末路了。這不但在中國，就使在歐美的詩壇，自由詩亦止始終成爲一個支流。他們無視惠特曼在自由詩上的成就，而主張詩體的復古。

什麼是詩體的復古？就是他們主張詩歌宜注重形式，格調。西洋的十四行詩固然不廢棄，就連中國的古詩，那樣的舊有形體，亦要慎重保留並採用才好。

他們是形式主義者。

自由詩在中國的興起，這幾年來，雖然沒有多大成就，但也不能一概沒視，而說其一無成果。技術優秀與內容充實的詩篇到也有過不少。在初期詩體改革的試行時期，如嘗試集，蕙的風等之不能稱爲好詩，這正是一切過渡期之不可避免的現象。但後來的詩作家已知道注意於詩的特殊性。雖然不會如「語不驚人死不休」那樣，但對於音節，旋律，格調等都求其底於精良。而所有那些僅有的成就，我們都可以說凡如新月派之詩，都不在數。他們除了形式的雕琢，還有些微可取外，至於內容是非常空洞的。現在他們因爲詩壇的不振，不知更加注意於形式之解放，與內容之充實，却反來主張復古，這真是倒行逆施了。

倒行逆施，是鮮有成功之望的。

我的意思：近來中國詩歌之成就，不及小說雜文之那樣顯著者，

是由於詩形雖解放，但在表現的方法上，目前的許多詩作者，却正在苦於探索的途中。但不可忽視的，是他們已漸漸的接近於正確的道路，如內容的大衆化，活的言語的採用，對於現實的觀察與體驗，形象化之重視等，待以時日，不遠的將來，詩歌一定有很好的成就的。

田間的詩，在這一點上，也是沒有走錯的。展開未明集，其內容如「我厭惡這春天」，「祭冬天」，「這一天」，「滴港」，「鐵工廠」，「阿比西利亞頌」等都是很好的詩：詩形的雄放，與內容的充實，尤能顯出他有過人的天稟。如能循着這條路子走下去，更加以頑強的努力，與更好的體驗實人生，則未來的成就，應該是無限的。

淑明十一，廿一，一九三五。上海

我怎樣寫詩的（代序）

——生命的叫歌——

母親坐在我底桌子邊，

慈祥的笑，

燈光中，

映着我的臉。

夜鐘，

响過一刻，

敲過一點，

瘋狂的黑夜，

走在我的前面。

我，

生長在南方的村野，

城市，給我又浪蕩了十年。

我沒有在她懷中哭泣過，

也沒有流過淚！

在世界上，

在中國，

我養育着弱小的自己！

每天，

我將我的手捏緊，忍耐着；

相信苦難會叫醒我，

踏上遠大的路，

太陽的旅途；

在燦爛的顏色裏，

我深深地呼吸，

那光明，

那自由底偉大。

今天，我伴着我的慈母，

人類的慈母！

用小心，

嚼味痛苦；

用爛穢的筆，

畫萬千行的短句。

沒有誑語，

誠實的靈魂，

解剖在草紙上——

一頁頁的白紙上。

呈它，
給我一切的朋友，
一切的人類，
我愛它，
像愛我自己的生命一樣！
我不會誇張，
不會庸俗的頌揚，
把女人的脂粉，
抹在我的筆尖上；
作病樣的歌唱！
生命的大鐘，
响過一刻，
敲過一點，

歲月更催迫了，
我沒有忘掉自己，

——忘掉自己生長在這世界中。

這夜，

瘋狂地，走在面前；

沒有星光的夜：

流轉中，

孩子的呻吟，

殘廢的血泊，

溶化了，

流了。

我興奮，

肌肉發抖，

心跳，

每一條血管在燃燒！

只破舊的檯桌上，

有我自己的畫筆，

燈光下，

有我的母親。

鐵色的窗欄外，

無窮的黑暗，

血肉的手，

蠕動着，

我跳動了。

我感謝我的母親，

我感謝我年青的筆！

一九三五，十，廿六，夜。

目 次

我厭惡這春天

祭冬天

給你，冬天裏的孩子

栗色的馬

殘廢的戰士

母親的淚

妻的夢

送貧賦

沒有太陽的街

都市的晨

流浪人的家

故鄉

這一天

黃昏時工廠

午夜工

滴港

歸來

被驅逐的人

這裏

雪地逃荒者

春荒

農民底歌

靜靜的揚子江

囚人

瘦了

酒

明天

我們永遠是年青

朋友之死

杼機女

鐵工廠

解工

山地的歌

春頌

海的夢

怒吼吧中國

阿比西利亞頌

北方不永遠是黑的
黎明之歌

我厭惡這春天

我厭惡這春天，
四月的青天沒有清朗，
粉着黑色油漆的可怕。
抑鬱的音樂，
迴蕩着在古老的城市，
在荒蕪慘淡的村野，
在大江與闊河的遠岸。
呵！紅艷的玫瑰渴着血，
年青的黃鶯沉默了，
那往昔和平的輕歌。
只喪鐘敲醒了死者的靈柩。

路狼伏着僵屍嘶吼，
暴風雨抖起了天大的苦惱，
蝙蝠的影子撞碎了更夜的寂靜，
太陽也撒不開燦爛的光芒，
這春天消失了每一個春天的安樂；
灰色的重油燈下，
那老邁牧師倦憐的祭語：
平靜吧！
平靜吧！
世界的瘋狂呵！
殘廢的戰士的笳聲，
像冬夜被放逐在海外囚人的哭泣。
我厭惡這春天，
充滿着爆炸的汽油味；

我祝福這叛逆的春天，
和我們像楊柳樹低着頭的靈魂，
趕明天江河的風帆，
去幽遠的坟墓長眠吧！

一九三五年春上海

祭 冬 天

冬天，風刺着孩子的爛疤腿，
顫抖搖播着老婦人底織紗車，
毒辣的苦惱往肚裏吞嚥，
悲愁的眼光打着發霉的牆壁。

破舊的門戶僵死着古老的臉，
凝望着一個無邊慘淡的大地，
垂死的樹掛上了可怕的煩憂，
兩隻大手掌也不能將眼睛蒙蔽。

窮酸緊摟着悲哀的瘦影，

在風雨波浪中雜沓街陰，
長久了，沒有溫暖，也沒有太陽，
淌着辛酸的淚，也迸着鮮淋的血。

望冬天，冥想起春天像花般可愛，
冬天呵！像劊子手一切被你殺害，
可是蚯蚓蠕動般的青年的心，
暗影揉碎了蒼茫的地平線。

輾轉寒空孤隻的雁鳥，
和山羊嗙息地吐着微辭，
小伙子們揪着母親的衣襟，
嚷着永不要過這樣的日子！

冬天呵，看你的臉上再飄着假笑，
弱草也不悲傷地向你傾倒；
有萬人詛咒，罪語在焚燒，
千萬隻腳踏破你這墓道！

老僧不再撞寺院的晚鐘，
西伯利亞多年匍匐的奴隸，
伸起了頭，抖着髒污的衣袖，
新生的眼淚變做了一杯熱酒。

一九三四年冬於故鄉

給你，冬天裏的孩子

紅色的炭爐燃着熊熊的火燄，

暖在他們的室內；

風吹着苦孩子的爛臉，

冷在陰暗的街道邊。

熱酒沸騰着玫瑰的香味，

快樂堆上他們的筵席；

孩子靠緊着牆壁，

他們在笑，你在哭泣！

腿凍僵在破薄的衣褲外，

大人來了叫你流浪的小乞丐，
汽車掀起一陣沙，
孩子，他們給你當做一天的飯菜！

在他們侵逼的眼尖裏，
你最好早早地死去，
你少了獵狗一對腿的快，
你多了一顆不願巴結的心！

讓熱血滴滿了你們的洋鐵罐，
有嘴從不說响半句話，
想什麼？難道活活的死了，
誰信？誰信世界的孩子們全是傻瓜？

抓住了你生命最後的一刻力量，
赤脚也踏着雪走，
瘡疤的手也會捏着一個永久的春天，
冬天，冬天就從你們底脚下逝去！

栗色的馬

也流了眼淚的，
也躺在流了血的主人的身邊的，
這再不能嘶叫的大戈壁的栗色的馬呵！
疲困，傷痛囚著了跳躍的腳蹄，
疲困地吐出那魚肚色的痰涎，
微弱的眼光，一線地凝視着屍骨的郊野。
沉默的褪了色的紅馬革，
沉默的騎士踏腳的鐵蹬，
沉默吻着深夜悽苦的月色。

九月的晚風一如野鬼的呼號，
那圍繞着鬃毛的頸項上的銅鈴，
從寂寞的悲哀里也作掙扎的呻吟。

殘廢的戰士

灰黃的破舊的篷帳沐浴在沙漠中的黃昏，
崖邊的朔風，抖起了怕人的血腥味，
細雨的潑灑一如殘廢的戰士底泣音。

老了的酒漢繃紋的臉，

赤色的鼻子，枯黃的鬚鬚，

粗笨的長靴套到跛了肘的腳膝。

顫抖，顫抖的紗布裹着的手，

跳動，跳動的充滿着全身的血球，

顫抖，跳動，傷痛，一個傷痛的夢。

死嗎？不，還有破瓶里那一杯酒；
前線徹夜的笳聲，
是故鄉老母淚落空牀的音響嗎？

母親的淚

母親的淚像瑪瑙般地墜下了，
染在漆黑的檯桌上，
破舊的窗櫺上，
壞了的，補足破綻的棉絮上，
她自己的衣襖上。

灑在灰土泥的牆壁上，
落在煤油燈照着的，
瘦瘦弱的人影上，
年青的兒子的像片上。

年青的兒子是着着灰色的制服，
荷着黑色的槍桿的，
向孤獨的母親，
帶着笑的走了。

走了的時候，
中秋的月亮還圓好地照着，
母親的心靈，
還蕩漾着希望的波浪呵！

今年的月亮，
也一樣圓好地照着；
但母親的心呢？

浪花一般地碎了；

破裂了，

那活躍的孩子呢？

就讓黃沙埋沒了他的尸體？

——死去的年青的靈魂，

你知道你是怎樣死的，

你清楚你的年老的母親，

在淌着血色的淚嗎？

母親的頭髮，

像冬天世界的白雪了，

母親在將死的年度裏，

吐一口痰沫，
忍一肚氣，
咬着最後的一滴淚，
要等候你，
還回來呢！
你，她的沒有罪過的孩子，
你還能再回來？
讓她再握你的手，
再吻你的臉，
讓你給她煮好飯，
燒杯熱茶，
伴着她安躺在暴風的夜裏，
平安地踏過了，

這殘酷的世界的路，
人生的路！

母親，

她死了幸福的想望，

在苦難的搖籃里顛跌老了，

病了，

只有一口氣，

她悲憤地呻吟着：

「世界該變了！」

十、二四·雨夜改舊作

妻的夢

在門檻邊，

那是他將離別她最後的一刻呵，

她的手緊牽住他的衣袖，

點點的眼淚溶合了，

流了，

河一般的流了。

他走了，

（他又被迫捐了他的生命，

給自己的兄弟們肉搏去！）

時季是深冷了；

幾年，她孤單捱過了，
他在遠方的信息，
儘這樣的渺茫嗎？

北風吹來了血腥的氣味，
叔老們中傷了，
丈夫，
幾百個像她的丈夫，
女人們的丈夫。

頭腦爛裂地躺着，
眼球腫大着，
給砲火的烈焰燃焦的，

尖刀刺破的，
在荒野裏
躺著！

淒涼的燈光，
熨着她的苦臉，
世界也發暈了，
孩子也想念爸爸而哭泣嗎？
孩子不能拋去，
妻子不能吊死。

送 貧 賦

一萬斛哀愁，

（自己的生命在打抖）

攪碎了空間的靜寂，

這末日的含着病菌的咳嗽！

憶我的園林被人踐踏之後，

憶我的牛羊被人牽走之後，

憶我的臉挨過了耳光之後，

憶我的靈魂被囚之後。

也失去了自己心愛的家，

在外度着殘腥飯食的生活；

於是我認識了你，

當我孤苦地棲息在破廟的時候。

呵，居然我們已是老朋友，

感謝你待我一樣的恩厚；

從不罵我窮酸，

要我去做昏昏夜市中的野狗！

只恨我不能永遠地挽住你的手，

吐着黃白的涎痰玩，

我有母親狂哭在他鄉，

我有妻兒躑躅在行人路口。

朋友，也只有你能了解我心中的難受，
不願意，也得分手，
故拍醒了一身麻木的膝頭，
細想，全是爲着今後！

劃短了廟壁灰埃的歲壽，
就此披着冷冷的寒光，
拆一枝河岸的枯楊柳，
趁雞叫，我送你慢慢的走！

沒有太陽的街

沒有太陽的街，
雜沓的街，葬下了死的悲哀，
沒有青草生長在綠的塔苔，
是一座遼闊的坟場，
也是一帶飢荒了的乾癟的地界。

那兒有跛着木棍的跛膝者，
掛着血的殘廢的人，
灰沙沐臉的乞丐，
垂死的孩子落淚往來，
流亡的火焰燃燒露態。

擠滿着低矮的屋，
被風雨浸濕着，
沒有平靜更沒有安閒的，
永年地相互打架，
永年地噴着臭水味。

像曝曬在原野里的一顆死屍，
嗚咽的蒼蠅，搖尾乞憐的餓狗，
來了，撕着幾千年不吃食的大口，
跟着這瘋狂的夜，
向遠遠的山樹狂吞。

暗淡的黃昏，悄寂的雨夜，
遠近相和着悲抑的哀歌，
這歌聲，一聲聲滴出他們的不幸，
老母傷心陣亡的孤兒，
寡妻泣念死別的親人。

啊，沒有太陽的街，
也稀少燈光，

破銅爛鐵屋簷下開出野花，
懶蝦蟆眺望着古井的口，
蒼茫像一把沉重的鐵鎖。

三寸腐爛的木棺，

赤裸地躺在十字街頭，
枯屍向可憐的牧童眨眼，
流浪的孩子的眼淚，
充滿了死一般的黑暗。

是春天也看不見新生的紅花，
楊柳樹掛着青細的嫩芽，
沒有炊煙的黑線，
好像沒有居住的人家。

往昔的織機拋在門外，
主人病死，它拆散了，
機邊柔弱的嘆息也消逝了；

巷道的污水暴漲，
貧窮與侮辱跋涉囂張。

啊，沒有太陽的街啊，
生命該沒有多長，
聽晚鐘愁怨底響，
默默地，罪惡在發怒，
讓烏鴉弔它的喪！

都會的晨

工廠中，汽笛的吼聲喝破晨的靜寂，
煙囪里吐出烏黑的濃煙；
邊海初生的陽光，
在陽光里織成一幅都市的畫影。

地獄上的都市啊，
甜睡在罪惡的裸姆的懷抱里，
鋼鐵的建築在薄霧中凝視着；
洋車夫，巡邏兵的步聲，
擊醒了死寂的柏油路。

夜的勞動者笨重的鼾聲息了，
死的鋼鐵的錨鏈響了，
杭唷！杭唷！搬運夫的歌音，
轟隆！轟隆！運貨車轉上鐵軌的交鳴：

斷了胳膊的乞丐的呼喊，
襤褸的小販子滴血的叫賣，
飢餓抓破了他們的心，
枯爛的皮膚掛着鮮血的烙印。

流浪人的家

有人問起了我流浪人的家，

我苦笑地回答他——

我狠狠地踏着動蕩土地的支那，

我披過破衣衫，

行旅着朔風抖峭的西伯利亞，

我也歇宿在狂風暴雨的海角，

山崖絕壁的天涯。

柔愛幸福被遺忘了的，

白髮老母的生命，

生命的傷亡，如槍砲的一響；

呵，我想起了我的家，
三年前，牆角邊種着野麻，
兩間茅屋前飛着烏鴉。

今天，我已厭倦了漂泊的生涯，
十字街頭爛草堆的污濁，
鐵工廠生命在轉動中的壓榨，
太陽和夜星的嘲笑，
一切交把我這猙獰的可怕！

疲勞，痛苦，惡毒的針，
宰割着我數不清的日子了，
呵，幸福的人們，

你，還問起我小穉三流浪的我？
流浪人，
流浪人的我在痛苦的掙扎裏。

一九三四，一，滬濱

故 鄉

破船要把我帶回蒼老的故鄉去，
是太陽放着輕光，
是天上飄蕩着一層烏雲的時候；
向我往年熟識的河路張望，
遠近的村野裏，
看不見牧童和村姑的人影，
躺着無邊的淒涼。

船櫓逐着泥污的水，
河塘原也要乾涸了，
婦人，年青的孩子，

滴着熱汗，抽着筋，
她們淌汗，抽筋，
搖着她們荒年裏生命的一隻槳，
眼眶紅透了，
送我歸來家鄉。

唉，歸來，

這是什麼地方？

當我走上我已不認識的村莊；

老年的母親也逃亡了，

鄉裏看不見一只雞，一條餓狗，

茅屋塌圯地亂剝着骨架，

路旁曬在太陽下的，

那沒有埋葬的屍骸！

熱淚流下了，

滴向荒村的焦土裏；

想望碎了嗎？

都市巍峨的建築裏，那裏有人，

那裏，他們在吸人的血，

他們榨死人，也在榨死自己。

我還想回到那裏去嗎？

那裏是我該走的一條路！

天暗了。走向那裏去？

手上還剩下最後的一把力！

這一天

這一天，算是我們的生日，
爛鼻孔還能嗅着死馬肉的餘味，
癩了牙齒的嘴唇，
也幸運地撕開了。

光明的太陽，落下去又紅臉了，
平靜的晚風，息着又吹動了，
秋天的葉子，
秋天的雲，
默默地在濠溝外流動着。

我們被槍與刀磨出的血汗，
乾在年久的衣袖裏，
扎傷的手脚麻木了。

我們希望，
前線沒有戰事的平靜，
讓生命在夢裏復活着！

黃昏時工廠

黃昏時工廠是黑色的，
土色的煙突吐出了濃煙，
塗抹在一羣菜色的臉孔上；
一天的工作，
血液被榨乾在迴轉的機器裏，
爲着生活的兩隻手麻木而放下了，
放下了嗎？還要忍痛再用它，
冰冷的飯食的串籃裏，
全裝滿着——
他們千萬顆火熱的心，
在吹着冷風的小路上，

爲戀着明天，
也疲乏地走着；
黃昏時工廠，
是沒了太陽的光亮的。

午夜工

一把火閃耀着這黑路，
由這路上，我們經過。

夜半時，

我們就在這地方動手工作，

你看上塊這樣硬，

鉄鏟挖不到兩寸深，

硬，揉碎了我們的心！

無邊荒廢田園的道上，

底下埋葬了：

我們多少苦痛與酸辛。

我們還要不斷地幹下去，

工作，磨爛了我們的手，
工作，自午夜到黎明，
從不得着一刻的安甯，
笨重的呼聲，唱破天晨。

冰涼的空氣，

蝕着我們的熱汗，

我們流汗，流汗，

（我們永遠地流汗，）

我們不斷地幹。

就爲了脚下凹凸不平，

就爲了橫埂大道的幾塊石餅。

一九三四年六月

滴 港

滴港，

在石工歌聲裏。

從天明到黃昏，

有着露出了紅色臂膀子，

一羣污頭黑面的工人；

結着厚皮的手，

高聳着千斤的鐵錘，

錘呀！錘呀！錘呀！

沉悶地敲在石壁上，

整板的崖石擊碎了；

一塊一塊的石片，

混着一點一點的血汗，
流下在靜了的山澗裏；
晚上，從黑茫茫的道路上，
抱着一顆爛傷的心，
回到黑茫茫的窟洞。
手腫了，
像火一般燃燒着，
潦倒地睡了覺。
滴港，長年地，
長年地，
在苦難的石工歌聲裏。
錘呀！錘呀！錘呀！
那一天才會把密山錘倒？

錘倒了，我們好出牢，
站在囚山之外狂蹈！

一九三二年成于鳩江。

歸 來

從一樣受苦地幾個伙伴中我逃走了，

笨重的槍杆還拋不掉的，

壓在肩上倒背着，

混身抖着汗，

胆小的，溜在山地的角落里。

讓衣套被樹刺破了洞啊，

但幸運地回到舊家了；

唉！五年沒有看見媽媽，

媽媽也變蒼老了！

她笑着，我咬着往日的山芋根，

荒地上，我又重執着牛鞭子。

被驅逐的人

長年的老伴那犁鋤鏽爛了，

荒蕪的田隴重生着野草；

牡牛也讓牠亂吼在木欄邊，

窮苦的爹娘整夜的哭泣啊！

我們是被一條鐵鞭子趕到遠方的路上，

重箱的手溜彈，

一架，一架的高射炮，機關槍，

担在我們骨瘦的肩膀上，

在強烈的陽光底下，

我們慢慢抬動着沉重的脚步；

呻吟地走着。

黑夜，我們躺在土坑里，泥沼里，
空餓的肚皮，

拿了污臭野菜根嘗了飽。

算了嗎？我們是被趕到坟墓邊來了，

明天，又聽着那怕人的炮聲，

看兄弟們一個隨着一個倒在血泊里；

我們是不認朝着對方的人射擊的，

握在手里的槍掉後了，

子彈落在天空里，

一個決心，叫我們對準着——

那驅逐我們到刑場上里來的惡鬼！

這 裏

這充滿着馬糞的臭味，
散亂的草堆邊，

他躺着。

他的刀不在他結着硬皮的手掌中；

他的脊胸袒裸着，

他的頭髮污黑的，

埋葬在更污黑的沙土裏。

這裏，只有他疲倦地睡熟了，

在更夜裏，在烟霧裏，

在他自己孤獨的影子裏，

他夢見他自己的家鄉！

呵，遼闊的遠方的俘虜的夢呵！
死的山野，
牧馬慘叫着，
近邊的山澗，
水和着血嗚咽地淌着。
他還想掙扎嗎？
他弱小的命運已被敵人擒住了，
但在強暴裏嘶喊着。

雪地逃荒者

牛欄邊的糞堆，

茅棚中的乾草，

也再不能叫他們癡情的眷戀了。

飢餓的火，

燃燒着他們的心；

寒冷的鞭子，

又抽上了他們的背脊。

每一個人的眼角，

掛下珠串的淚點，

每一個人的臉浮腫着，

塗着死灰。

狼狽的影子，
死靈魂的掙扎：

小包襪，

套緊手膀，

破棉絮，燒飯鍋，

担在頸上；

在雪地裏，

在沒有草的荒野裏，

在枯枝戰抖的樹叢中，

像病了的蚯蚓慢慢地蠕動着。

沉重的脚步，一聲，一聲，

踏破冬天死寂的黃昏，

黃昏在十二月的風雪中暗沉。

走吧！

這拉長了頸子的泥爛的旅程，

一個高山，

一個大嶺，

一條泥路，

緊接着一個荒村。

婦人，小孩子，

一條長線飢餓的人影；

他們的腳和手紅腫了，

唾涎，眼淚，

在空氣裏結冰；

風咬着他們的頭髮和眼睛，

雪是殺人的毒箭，

夜，
默默地像宰割的死神，
抓住了每一個疲倦的生命。
走！
弱小的內心裏，
燃燒着抵抗的熱流；
重睜開了模糊的眼睛，
重提起了流着血的脚跟，
抖醒了一身麻木的神經，
熱情，痛苦，
生命線，
迫着他們，
在晚上的黑夜裏，

前進！

一九三四年，冬月。

春 荒

也不能再長出黃豆芽的這國度，
哀歌吶喊着蒼涼的土地；

血腥的春天愁着眼——
望流轉道途苦傷的生命！

四月的田野鋪起一片荒蕪，
老屋抓不出一粒過去的種子；
主人拖着污銹的犁鋤走了，
向陰鬱着不開花的世界春耕去！

蒼老的春天也值得留戀嗎？

這不是我們喜歡的日子！

無味的淚水拌夠了野蕨菜，

泥土的草餅扎爛了我們的心腸。

戰火裏，母親抱着孩子逃到遠方，

黑夜，我們在暴風雨中流浪。

溼地的夢裏，

還回映着可怕的記憶！

快黎明了，

困難的心情活跳了，

我們站在將要生長綠草的塘岸，

燃起了紅色玫瑰的驕艷！

一九三五年春。

農民底歌

——中國農村底故事長詩中之插歌——

逃荒！

黑夜正茫茫！

我們走向那一方？

鷄未叫，

天未亮。

孩兒！

不要哭，

手扶着，

年大的爹娘。

逃荒！

老伯死，

兄弟流亡，

我們還要越過很遠的荒場！

地荒涼，

四方都一樣，

遠去嗎？

走向那一方？

北風冷，

單衣涼，

我們要回到——

自己底家鄉！

靜靜的揚子江

——中國農村底故事長詩中插曲之一——

揚子江，
我們的生命，
躺在靜靜底揚子江上。

紅色的水，
流着。
紅色的水，
每夜，
每夜，
在淌！

淌呵！

淌過，

那白茫茫的田野；

淌呵！

淌過我們底家鄉。

揚子江，

幾萬個死臉，

在黑色的揚子江上張望！

囚 人

蟄伏在鐵牢裏以淚浴面的囚人呵，
你該記憶了這是第幾個年頭吧！
寂寞，煩悶的時刻裏，
你還想解脫自己嗎？

掙扎的意念曾踱上你的心頭，
沒力地又縮回心後；
生長在故國裏春天的玫瑰，
該記得刺傷了你幼年的手。
玫瑰的刺，

刺傷過一個囚人的手指呵，
現在，它已瘦弱成枯槁。
蒼白的臉角，
黃色的毛髮，
那爲生活奔波的兩條腿。

你這失去了自由的囚人呵，
你還想作蟋蟀的秋鳴，
你還想作螽斯的振羽，
那除非把肉磨成沙面吧！
看不見春天的花，
看不見秋季的月，
只西伯利亞夜風的怒吼，

只紅海黑海浪潮的奔跌。
給你的驚駭！

是獄友的哭泣，

「上工了」！

是刑場的行刑；

尖的刀山，火的烙印，

你說怕嗎？

他說：並不殘忍！

牽着數個孩子的白髮婦人呵，

是你的老母，

你却能夠死，

她不能夠生。

黑暗遮蔽着你的光明，
污穢染遍了你的周身，
你受罪的囚人呵？願死？願生？
死，勇敢吧！
那時，會擊毀這鐵的柵門。

一九三四年四月。

瘦 了

臉色黃了，

頸子更顯得長。

手也沒有一點力，

扯不碎一片樹葉子啊！

我瘦了，

燈光下映着的影子，

那不是慣於田野工作的我，

是受了強盜的尖刺刀殺死了的，

躺在地下的死屍。

酒

幾十個爬在桌子旁；

酒，

吃得爛醉。

粗黑的皮肉，

咆哮，

伸漲！

拳頭發胖！

酒，

燃燒着幾十個憤恨的心房！

不再沉默了，

這酒交給他們的力量。

償不了的債，
擋不了難的時候；
他們記憶起，
深黑監房的夜。
殘酷的鐐鏈中，
忍受得太夠！
屈服得太久了。

明 天

今夜，

孩子偎在媽媽底懷中；

等候着，

遠方的爸爸回來。

不，

爸爸，不回來了，

爸爸，

在磨刀，

在擦槍。

爸爸的心，

也不在想念他的兒子。

他在打量，

想殺準了一個敵人，

當他明天一上戰場的時候。

他在躊躇，

他認清楚，

究竟誰該是他要擊刺的人！

明天，

天一定有太陽。

不吹風，

不落雨；

明天是兩個時代

決鬥的日子。

今夜，世界上一切的

孩子和母親們，

在等候着。

等候着——

天的光亮，

戰士的笑。

我們永遠是年青

年青的火，

燃燒着年青的心，

我們永遠是年青的。

在我們底筆下，

它流着，

自由的愉快。

在我們的笑聲中，

有健強的音調；

兩隻血肉的手掌，

仍留着少年時代的勇敢。

我們在太陽中生活過，

痛苦的叫喊裏，

有我們的

自己底歌！

朋友之死

——紀念亡友欸乃——

欸乃！

你不再說話嗎？

你的眼珠睜着這樣大，

是望我嗎？

是告別這世界呢！

欸乃！我知道，

你是中傷了，

你是躺着睡了。

你也不能再吶喊，

再瘋狂，
再拿你的拳頭，
擊拍在我們會見的桌面上；
用你歡愉的笑，
貼慰在我們奔忙的心靈上。

欸乃！

你是我輩朋友中，
最堅強的一個。

你沒有滴過一點眼淚，
你沒有失望過，
懊喪過！

在你黑色的臉孔上，

永遠地躺着——
那健康的笑，
春天一般的笑。

欸乃！

你不再說話嗎？

你還在笑着，

微微地，

你在沉默！

我用我的嘴，

狂吻在你黑色的臉孔上，

蓬亂的髮絲上，

腫大的眼珠上；

用我的手，

緊握着你那帶着血的手，

接攥你受痛的大腿。

朋友，

我願你再說一句話，

再翻一個身。

欸乃！

鷄還未叫，

東方還未發白。

只是你死了，

早死了，

早了一刻，
早了前一分鐘呵！

欸乃！

我該向你放笑，

向你興奮，

因為你並沒有死！

在我們的心上，

在我們的記憶中。

永遠浮蕩着——

你健康的笑；

你的精神，

還在我的前面跳躍！

欸乃！

我不敢用一句假話，

欺騙你，

勉強安慰你。

我對於我一個——

受難死亡的朋友發誓：

我要向他一樣地

踩走尖沙石的路，

永不回頭。

像你一樣，

像你把生命獻給世界，

獻給這暴亂的世界！

欸乃！
你的死，
會有人明白。

欸乃！我就走了，
不多勾留，
不多伴着你的屍骸；
讓我再回望你的臉，
你的一切。
祝你睡眠安祥，
子彈在遠處爆響，
加緊脚步，
我上前走遠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

杼機女

我聽見：

別人說你醜，

說你瘦，

說你老，

杼機女呵！

杼機女！

你老了嗎？

織機上曾經染着你的血，

皮套子曾經嵌着你的眼睛；

一把把的梭子，

褐色的鐵梭，
曾經穿破了你的心，
曾經騙走了你的青春！

棉紡織成了一根根的白線，
正月過去了。

白線變成了一件件的單衣，
三月，

五月過去了。

從天早到黑晚，
你彈動着手指，

你拉動着織機，
你扭起了皮套子。

你數着：

春天過去了，

秋天過去了。

當你出來的時候：

那是冬天，

風冷又吹雪。

當你出來的時候：

你看不見，

自己的年老的母親，

自己的孩子！

你聽：

織機永遠在響，

梭聲是永久不息的掙扎，

不息的叫喊。

一樣的洪亮，

一樣的堅強！

杼機女呵！

杼機女，

孤獨的杼機女！

我看見你走在墳上，

摸着墳墓上的野草。

你，
我明白，
你的沉默！
你有健康的心事，
一樣的年青，
還伸長在你不斷的意念裏！

鐵工廠

我們曾經想到：

鐵工廠只有奔走的鋼條，

只有黑色的煤炭，

只有煩擾的叫囂。

想不到：

鐵工廠沒有陽光，

沒有空氣，

沒有鐵工廠外每一個春天！

一切，在黑暗裏，

在臭油味裏；

炭火整天地燃燒，

鐵輪整天地轉，

整天地壓榨。

在壓榨聲中：

有我們的哭訴，

有我們的嘆息，

我們是賣進來了，

我們的生命當做炭料。

我們不是生客，

缺乏安慰的休息，

每一刻伴着引擎轉着；

眼睛看不見自己，
望不見天的顏色。

馬達轉動了，

四壁振着力底旋律。

倦苦叫我們抓不住機托，

頭腦一直地昏睡着！

黃昏時候：

鐵工廠拖出大塊的鋼條，

那鋼條，

我們血液的黏合。

鋼條，每一天堆滿了，

混濁的小屋，

鐵機已榨乾了

我們的血肉。

我們剩着枯黃的臉，
剝落的骨架，
我們沒有力氣，
我們老死了青春，
也失去了工作！

我和伙伴們，
好像是死去了，
鐵機更加速地抖動了，
日夜地，
不斷地轉着。

皮帶子伸長了，
馬達不斷的旋迴！

一切，在黑暗裏，
在壓榨中。

呵！鐵工廠！

我們想不到，

鐵工廠的煙霧，

會淹沒了人類的笑，

鐵工廠的皮帶，

是一把塗着血的屠刀！

鐵工廠，

永遠受我們咀咒！

解工

女人的脚尖，

拖過了十月的風。

回來了，

回絕了賣身的契約。

幾年了，

她清楚了屈辱

和眼淚，

救不了可憐的她自己！

生活也得按一次刀槍，

也得算一份血賬；

她不悲傷，

看她正常青春的年紀！

山地的歌

太陽撒開了一個火把，

山地裏

我們拾着棉花。

拾棉花

肚兒餓，

腰兒麻，

天晚了，才好回家。

棉花從山地裏拾完了，
也在家裏被人拿走了，

苦着的，
我們白做了多少回的牛馬！

不要怕！

讓風吹，

讓雨打，

風雨過了，

就是我們的天下。

一九三二年·七月

春 頌

春，在垃圾堆上，
潑開着——
一朵新生的野花。

春，燃燒着
生命的火焰，
我們在匍匐中翹首了。

躍步綠色的原野：
風吹着百千個黑臉，
打着陽光發笑。

海的夢

海，

疲弱的，

捲息着浪沫。

平和的靜悄，

是暴風雨後的沉默！

鋼鐵的流轉，

停了。

世紀的騷動，

息了。

夜岸的巨盜，

拋掉了重錨；
流亡者的脚步，
跨盡了險要！

海，

復活着！

白色的浪濤上，
泛着自由底微笑。

怒吼吧，中國！

你再也不能來了，

時候到了，

你們最後的日子就會來呵！

中國呵，

怒吼吧！

你開槍嗎？

倒了一個，

便有整千整百的起來！

中國，

十年了，

一百年了；

我們噙着眼淚，
把血沫揩在你們的子彈上，
我們容忍着。

過着「五卅」，

過着「九一八」，

過着「一二八」，

……

過着我們每一天被壓榨的日子！

龐大的軍艦，

在黃浦江上划行着；

機關槍，

手榴彈，

鎮壓我們的怒潮，

絞殺我們的生命，
我們是罪犯嗎？

中國，

被迫害

十年了，

一百年了，

我們也容忍着十年了，

一百年了。

時候到了，

我們再也不能忍了！

我們的熱血膨脹着，

我們相信自己。

我們的信念，

會從你們的子彈裏，
爆出灼熾的火花來！
中國，
怒吼吧！

一九三五，十，上海。

阿比西利亞頌

十月九日，

世界的一個日子。

阿比西利亞，

弱鄰的子孫呵！

在這世界上，

你又被鞭撻着；

鐵般的命運，

咬上你的黑臉，

我是爲你而憤怒！

一萬聲的不屈服：

你勇敢，

決鬥了！

我是爲你，爲正義而高歌。

沙漠之野，

讓新流的血泊灌溉着；

櫻色的椰樹，

金色的光榮，

庇護着阿比西利亞！

在長長的赤道線上，

太陽的酒，

祝你長壽！

戰士的吶喊，

伴着女人的歌唱。

阿比西利亞的子民們，

站在一條路上。

阿比西利亞！

世界弱小的一個，

上前！

勝利，我祝你！

北方不永遠是黑的

我們不能再回到北方嗎？

再瞧見長城，

幾萬里古舊的城堡；

再望天橋，

孩兒們愛戀的天橋。

看北方的兄弟呵，

是不是像往日一樣的愉快，

一樣的歡笑？

百姓的快樂，

給誰賣去了，

誰說？

北方，在幾聲炸彈裏，
在一夜間，
早變了顏色。
在北方，
我看見了，
別人的母親，
在刺刀下哭泣。
我聽清楚，
一切的聲音，
十二分的戰慄。
敵人的子彈整天地散射着，
隨着血腥的風，
吹過了那山野，

那北方農民的田舍。

八月的森林，

秋天的麥地，

幾百次被粗壯的馬蹄蹂躪了；

駱駝和羊，

幾萬隻被牽走了；

年青的女兒

被姦淫了，

殺害了！

在沙漠的夜中：

失去了故家的人，

就那麼樣

搜着飢餓的肚皮生活。

呵！誰也忘不了中國，
忘不了萬萬里長城的險要，
像孩子們忘不掉，
他們眷戀的天橋。
善良的人類，
忍辱的債負，
背不了了。
世界永久不變嗎？
殘惡的行爲永久地汎濫嗎？
季候不好，
這是可怕的秋天；
我們想望，
掛念北方！

什麼人還在哭泣？

什麼人更在歌唱？

北方，

偉大的名字，

我們底褓姆，

生長我們而養育過我們的土地；

我們記得，

我們曾經抱在你的懷裏！

你會想到，

苦難的子孫逃亡了，

叫囂，

號泣，

在一條長長的飢餓的甬道？

雖然也有我們的兄弟，
留在流着血的你的身畔，
留在重重的砲火裏，
要築起我們明天的生路。
他們在鐵蹄下，
忍着今天和今夜的鞭撻。
一個兄弟吞下一夥子彈，
憤恨的死了，
仍然緊抱在你的懷裏。
死了！
他們和我們一樣永遠愛你：
他們死了，
還有我們守在這裏！

黎明之歌

聽說：

東方的山林，

睡醒了。

死去的太陽爬上

遼長的，

幾千年不流動的

港岸。

西伯利亞的

囚徒，

睜開了眼睛，

洗着

污垢的頭髮。

自然甜密的歌唱，

牧童散播着——

那金色的種子；

荒涼的大地間，

誕生着

無窮的新艷，

人類叫囂，

這一個日子的

不平凡！

後 記

這本集子印好之後，我得深深感激淑明先生，他在百忙中替我寫了這篇序。在稿子的選取和校正方面，柳倩，濺波二兄曾幫過最大的忙；黃風，而復，洪適，溶華，子華，唯西諸友就近時日的鼓勵；~~胡~~鳳先生熱情的給我批評與指導；以及北平，東京，青島，宣城等處一切好友的盼望，我都永不忘念的。

田間誌于上海

十一，二三，一九三五。夜

